

# 奇门振江湖

无影门系列之三

欧阳青云作品集

下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青云作品集

# 奇门振江湖

欧阳青云 著

责任编辑：刘志刚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## 奇门振江湖

欧阳青云 著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8.25 字数：537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000 册

ISBN 7-240-04349-9/I·781 定价：26.50 元 (上、下)



# 目 录

- 第 十 章 终日打雁,反被雁啄 … (293)
- 第十一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(343)
- 第十二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 …… (378)
- 第十三章 匠心独运,造物之奇 … (412)
- 第十四章 宝物从来归缘人 …… (444)
- 第十五章 鹬蚌相争,渔人得利 … (474)
- 第十六章 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…… (507)
- 第十七章 武林泰斗明日之星 …… (538)
- 第十八章 宝旗发威君临天下 …… (468)

## 第十章

### 终日打雁，反被雁啄

但他乃是个豪气干云，光明磊落之人，而且也无幸得之心，当下婉拒道：

“此宝虽然是武林至宝，但小民并不想贪得非份，何况单此旗毫无用处，还需另一面阳旗配合才行，王爷还是留作赏览，待赠他人吧！”

说着，不敢伸手接下锦。

贝勒爷见阮少卿临宝不贪，不禁暗自赞佩，但他至感对方救命隆恩，乃道：

“孤王得免身遭劫厄，全赖恩公所赐，皇室内何愁没有奇珍异宝，况此旗对恩公或有大用，何用客气，还祈哂纳为盼。”

阮少卿正待再予婉辞一番。

那知他口方动，蓦地里一声：“这位小侠既然不要，就请王爷将宝旗赐给小民如何呢？”

声未到，风先到，一股急劲扫向王爷执着锦囊的右手之上。

骤出意外，来势又极快速，老王爷“啊”声未出，右手一松，宝旗已然离手。

阮少卿闻声知警，一声劲喝：“什么人敢对王爷如此无礼！”

语音未落，乍见老王爷旗已脱手，心中一震，念生形动，在手倒甩，挥出一式“巧打金钟”击向来人，左手一兜，抓回那支阴旗。

定睛一看，来人竟是个矮小剽悍的老人。

还老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又骤出对方不意，以为秘可手到擒来。

那料到对方少年应变之速，不但罕见罕闻，功力之高，内劲之雄，列是令人不可思议。

因此，被阮少卿震落一旁，惊怔在地。

老王爷勃然大怒，但他知道这种武林人物并不惧权势，只好对阮少卿道：“阮小侠，快点拿下这个胆大包天的匪徒。”

人却退在一旁，由两名未死的侍卫前后横身保护。

阮少卿见对方出手抢劫，已就心蕴怒意，再闻王爷令谕，不由冷言对那人道：“呔！何方鼠辈，胆敢硬夺王爷之宝，报上

名来。”

老人闻言，嘿嘿两声干笑道：“狂莽小狗，连大爷七海渔翁方慎亦自不识，还敢大言不惭。好好将手中那支旗子留下，否则，离！”

阮少卿虽不识七海渔翁功力高低，但他艺高人胆大，那里将对方看在眼里。

当下不由冷笑道：“方老贼若不怕死，就请出手吧！”

一脸不屑之色，根本不将对方看在眼里。

七海渔翁方慎乃是湘南三毒之一，生平横行跋扈，几曾受过人如此轻视过，只见他黄脸一抹过一片杀机，狂喝一声：“小狗你不要命啦！”

右臂一挥，排山运掌，陡地卷过去一股，奇猛无匹地潜劲，势如排山倒海，猛若石破天惊。

阮少卿冷哂一声：“老怪物何必猖狂！”亦自称桩发掌，迎撞了过去，同时一收左手，暂将阴旗塞入怀中。

要知他奇缘迭遇，任、督二脉已通，真力雄浑，源源无尽，足与一甲子修为之人比美，方慎内力再高，岂是他的对手。

只听砰然一声大震过处，刹时石走沙飞，漫天劲风四起。

方慎乍见阮少卿运掌硬接，心中一阵冷笑，暗忖道：“好个狂莽无知的小子，是你自己不要命的，怪不得我方慎手狠心黑。”

心念转处，右臂猛加两成劲，对方不应掌立毙，也必当场重伤吐血。



那知心念未了，得意之容甫浮口角，掌劲已与对方接住。

方慎陡感对方卷来劲道奇猛难当，一声不好犹未喊出，已然被对方扫中，乍觉心头一压，当场蹬蹬蹬连退三步，方始勉强拿桩站稳。

而未容他调远运气，对方已然大声讥笑道：

“七海老怪不过尔尔而已，雕虫小技也敢大言不惭，滋味如何呀？要不要再接一掌试试？”

连损带讥，使得七海渔翁难过的心情上，再加上一层愤怒与沮丧。

方慎万不料对方功力如此深沉，他阴沟里翻船，已就痛苦万分，气愤无比，那还经得起阮少卿之刺激讥笑。

阮少卿冷语一入耳，顿时疯狂地一声暴吼：“小狗，我方慎与你拚了！”

右臂一翻一甩，一阵哗啦啦响声过处，早已撒出他成名数十年的兵刃“千孔渔网”，扑身一式“天罗地网”，渔网张处，猛向阮少卿罩来。

阮少卿出道不久，那曾见过这等兵器，一时不知如何应付，竟向后撤退。

但这他一闪，无疑地先机已失，七海渔翁先声夺人，渔网再举，如影随形，又是一式“漫天花雨”，千孔渔网发出闪闪白光再度攻到。

刹那间，他连攻三招，但见劲风迫体，网影行幢，端得奇、猛、巧、诡。



阮少卿虽然节节败退，迭遇险招，但是他临危不乱，运目细察，以便伺暇蹈隙，予以反击。

转眼十余招过去，阮少卿已从对方闪身进招中看出破绽来。

酣战中，蓦见他一声劲叱，手中前古仙兵寒光剑光芒陡盛，一式“万花献媚”，刺向七海渔翁下腹。

招式乍出，第二招“祥瑞晋降”，第三招“云腾致雨”紧跟而出，宝剑点、刺、扫并攻。

由于他三招使得快、使得密，紧凑得根本不容一发，就好似三剑同时连攻一般，威力万状。

这三招快攻剑招，正是宇内第一奇人湖海一隻南宫泰，独步武林的奇学“飞云七打”。

寒光剑剑气森森，千万朵冷芒剑花，立即带起嗤嗤剑啸，如游龙、似闪电，招招凶狠之至。

七海渔翁渔网虽是诡谲狠厉，但那有阮少卿变招之快，尤其他的寒光剑，犹未及身，而冷森森的剑气却已迫体，而且耀眼生花，令人目眩心悸。

七海渔翁刚闪得了第一招，而对方二、三两招已接连攻至，快得他无法变招换式，当下心中一震，只好挫步沉肩，闪身躲过，闪身中渔网再展，快速地还攻过来。

可是阮少卿那会放弃这稍纵即逝的良机，方慎乍闪，他已两声劲啸，长剑再紧，蓦地一抖剑尖，疾速如电地向方慎右肩、左肋、下腹刺去。

一剑连刺三处部位，招式之怪之猛，正是神木怪隐的绝学。

方慎招式未出，眼前银光暴盛，全身上下都在对方威胁范围，心头一震，不暇思索，手中网一式“盘山横打”，行孔渔网猛向阮少卿手中剑罩去。

方慎以为自己这张网，乃是千年狒狒丝，以及万年寒铁所制，不畏刀剑。

那知大谬不然，阮少卿寒光剑却是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的前古宝剑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过处，方慎千孔渔网已被阮少卿寒光剑断为两截。

方慎兵刃被削，大吃一惊，连忙暴退。

阮少卿一声劲叱：“老贼还不束手求饶！”

长剑连挥三大绝招，直将方慎罩在一片绵密的剑幕之中，迫得方慎险招迭遇，危机四伏。

方慎吓得魂飞魄散，拚着受伤，陡然一掌击出，人却借势一式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向后便撤，意图亡命而逃。

阮少卿因不愿滥施杀戮，故只想活捉，而未施辣手，此刻见敌人欲逃，不由喝声“老怪物要走那里！”

宝剑似实刺，一招两式，一记“风吹雨打”，如影随形疾扑过去，猛点对方“涌泉”、“笑腰”两穴。

眼看方慎再也难逃之际。

余刺里突地暴起两声喝叱：“阮小狗别狂！”

嗖嗖数声急劲，猛向阮少卿面门扑来。

阮少卿此刻的功力已是十分玄妙高强，反应灵捷，乍觉劲风迫体，急忙运剑先行自卫起来。

一阵叮当声音过处，数支袭来暗器完全被击落，而眼前也已经多了两个奇形怪状的老人。

其中一个面目可憎的叫化子，正是前日狙截他，欲城闪光宝衣的八臂怪乞方己。

八臂怪乞未待阮少卿开口，早已嘿嘿两声冷笑道：

“姓阮的小子，日前看在神州富侠份上，饶你一命，想不到你竟敢对我大哥无礼，哼哼！今天不教训教训你这小子，焉知我湘南三毒的手段，接招！”

声落人起，赤手空拳，一招“金豹露爬”，右臂探起之处，竟向阮少卿握剑右腕疾抓而到。

阮少卿右腕一翻，实剑一甩一劈，招化“神龙摆尾”，向对方右臂断去。

七海渔翁临危被救，见两个手足竟适时而至，不由心中大喜。

再闻三弟方己之言，只道方己力足胜敌，当下大喊一声道：“三弟，这小子身上有寰宇双宝之一的阴旗！”

方己手臂探处，突觉对方兵刃神奇万方地适时捷到，心中方自一震，再听到大哥之言，不由一式“云里翻身”闪退丈余。

然后一声断喝：“姓阮的小子，你身上有阴旗！”

阮少卿冷哼道：“然也，老贼你想要吗？那就问问你的心，

到底要不要命？若不要命，那就尽管出手抢吧！”

方己闻言，脸上陡地抹过一片恐怖的杀机，至宝使得他疯狂，当下对大哥方慎、二哥方仲打个眼色喝声：“兄弟们一齐上，先毁了这无知小狗，那怕至宝不能得？”

声落，率先劈空一掌猛击了过来。

方慎、方仲闻言，也同时吐气开声，挥掌劈到。

湘南三毒名列武林高手，云霄观声誉与二堡、三观、五院相抗衡，功力自非泛泛。

他们这一联手而击，威势之大，端得如山崩，似地裂，宛然惊涛拍岸，不啻万马奔腾不已！

阮少卿见对方如此不要脸，也不禁心里有气，疾速地一收宝剑，双掌一推，卷起两股狂飙，迎撞过去。

站在一旁，吓得心中打鼓，浑身颤抖的沈贝勒老王爷，乍见阮少卿以一敌三，不由替他捏了一把汗，暗忖道：“这娃儿怎地这等愚傻法！”

心念未了，耳中已闻一声震天价暴响，刹时飞沙走石，叶落千摇，声势吓人。

紧跟着传出三声闷哼，好似出自三个老怪物口中。

老王爷定睛一看，大出意外，那不欣慰万分，不由提高嗓子喊声：“阮小侠，快将这三个老贼擒下，待孤王带回去治罪！”

沈贝勒一时高兴，乃出声而喊，那知他这一喊，却招徕了麻烦。

湘南三毒联手而出，正以为对方小子，就算是得天独厚，



也无法挡住自己兄弟，这冤摧枯拉朽，裂石穿山的沉厚掌劲。

心想只要毁去对方小子，阴旗岂非垂手可得。

三兄弟均是一般的心思，乍见阮少卿扫掌迎来，不由暗自认为：“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！”

那知他们一丝得意之容甫现口角，忽觉对方双掌之势，其力刚猛迫胸。

三人乍觉不好，未待闪退，对方狂风暴雨般掌劲，疾如闪电，重如铁锤！

三人陡感胸上一压，只觉心头一热，蹬蹬蹬被震退三步，兀自气血翻涌，三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正待脱逃，耳际忽闻老王爷的喊声。

三毒中以二毒“万点飞花”方仲，为人最是阴险毒辣，心机特多，乍闻老王爷之言，顿时想到一个制敌夺宝之法，当下低声关照同伴。

三兄弟齐各大喜，当下吸气运功，然后暴喝一声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两手，别走！”

再度掠身，怪乞方已一撒手中兵刃紫竹杖，二毒方仲一展飞龙索，分别疾速的向左右夹攻过去。

七海渔翁因兵刃被削，一时已无兵器，乃在二位兄弟迎敌之际，陡然转向疾扑一旁的沈贝勒。

阮少卿方才硬接对方一掌，也被震退数步，震得一时眼冒金星，神悸心摇，急忙吸气运功。

这时见三毒再度攻来，已改就兵刃，知三毒不敢硬拚，当

下亦自欺身迎去，人乍出，右手翻处，冷芒暴吐，又再撒出寒光宝剑。

但他甫与对方接手，突然发觉方慎转奔老王爷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暴喝一声：“老贼你还要脸吗？”

长剑一枣迫得对方二人，翻身扑救王爷。

但是二、三两毒，那容他腾手救人，双双一闪又上，冷笑道：“小狗你急什么呢？接招！”

一个连演十二式惊涛杖法，一个展开独步武林的“飞龙七索”，杖影点点如山，索劲嗖嗖似龙、卷、缠、绞、带，一连三招六式，直将阮少卿缠住。

他见三毒如此无耻，不由急怒交加，长剑斩、削、点、戮，招招狠，式式辣，准备抽空救助王爷。

但是二毒并非易与之辈，转眼七、八招，犹无法迫退二毒攻势。

而老王爷却已在这短暂的刹那间，被对方所制。

方慎在扑身的刹那，转奔老王爷，以遂他们计策阴谋。

老王爷前后是然有两个护卫，然而，这等人之功夫有限，岂是名满天下的湘南三毒之敌。

举手投足之间，便被方慎一掌一个，结果其性命。

方慎杀死二护卫之后，不大费力地，一把将老王爷手腕扣住，然后喝声住手。

二毒闻声，知兄弟已得手，双双卖个破绽，跃身退向方慎立脚之处，然后齐声发出一阵狂笑。

笑声宏劲,显示出这三个内力颇高的黑道枭雄,此刻是何等的快慰。

方慎倏地一敛笑声,说道:“姓阮的,想不到吧!快快献出阴旗,否则我理将这人毁掉。”

阮少卿虽与沈贝勒毫无瓜葛,而且对方又是满室之人,但是阴旗乃王爷之物,而且就道义上,自己实有保护弱者的责任。

他此刻已知对方如此做,乃是要挟自己交出阴旗,不由讥笑道:

“亏你们还是武林有名的湘南三毒,想不到竟是无赖之极,挟人胁迫以求目的,不怕令人齿冷吗?”

三毒闻言,不由暗自叫声惭愧,要知自他们兄弟出道以来,以三人的艺业,从来绝少吃亏。

因此才能够建立支霄观这名闻江湖的基业。

而今日却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手中,真是八十老娘倒绷孩儿,已就羞惭沮丧之至。

然而,为了夺取对方手中宝旗,却不得不如此要胁,当然他们自知此举乃是丢人的事。

不过丢人事小,那宝旗的诱惑却大,因此三毒闻言之后,也难免脸上一热。

七海渔翁皮笑不笑的嘿嘿道:“姓阮的小狗,到底缴不缴阴旗?”

说着五指微一用力,沈贝勒顿时似杀猪般发出一声凄厉

的惨叫，豆大的汗珠已布满头额。

可怜这位一向骄恣玩乐惯的皇室贵胄，那经得起方慎这一扣之力。

他只是乞怜地以惨淡的目光，望了望阮少卿，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这一点，还是他略谙武事，知道事情或有转机，只要小忍疼痛，或许对面少年侠士有解厄之力，而免双双被敌人所胁迫屈服。

然而，阮少卿在对方要胁依始，就想到阴旗乃是人家老爷之物，尽管他已声明欲赠给自己，但这些不要脸的匪徒，却是不达目的不休，岂能累他受苦。

这时再见老王爷乞怜眼光，他一时会错意，只道老王爷在祈求他以旗换人，不由暗自认为这王爷真是怕死得紧。

心中虽想，口中却冷哼道：“湘南三毒手段未免太卑鄙了些，放过了今天，我阮少卿终究要找你们算帐的。”

“也罢！阴旗就给你们，假如损伤了王爷一丁点，你们也就别想再活了！”

说到后来，面布杀机，听着三毒机伶伶连打寒颤。

而阮少卿那句要找三毒的话，却深深的震吓了三毒之胆。

他们看到阮少卿之功力，再联想到前此不久，五台山青龙观之覆亡，认为若一旦被阮少卿找上云霄观，则不只他们湘南三毒，辛苦建立的基业难予保存，说不定三条性命立将难保。

万点飞花脑筋一动，冷笑道：“阮小狗，要换人还是附带条



件。”

阮少卿一听，几乎气炸了肺，他本想说：“你们再不知机，惹得少爷性起，可就不管如何，立叫你们溅血五步。”

但转念若如此说，却是对不起沈贝勒王爷。

当下冷哼一声道：“三位老怪，你们得寸进尺，图得目前之得意，却别后悔来日下场之惨，哼！”

方氏三毒胸有成竹，闻言之下不由冷笑道：“姓阮的小狗，答应不答应快说！”

阮少卿冷冷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简单，只有两条。”

“说吧！少噜苏！”

“第一，我们以旗换人，各求所需，这一条是出于彼此情愿，绝无怨言，对吧！”

“好不要脸，这是自愿的吗？是各求所需吗？强词夺理而又无耻之尤，湘南三毒原来是如此不要脸吗！”

“姓阮的，大丈夫夹七杂八的尽做泼妇骂街管啥用？既不承认绝无怨言，两厢情愿，就拉倒吧！”

七海渔翁乍闻二弟之言，又见其连施眼色，知道这位兄弟必然另有良谋，那不马首是瞻。

当下如响斯应地，将扣住沈贝勒的右手又紧了一紧，老王爷又是一声惨哼。

阮少卿见状，甚觉不忍，厉声大喝道：

“住手，你们还要脸吗？快说出第二个条件，若再胡乱加